

受伤的猫头鹰

SHAN
HUA

跨世纪十二家

何锐
主编

JJ
黄果树书系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鲁徐韩刁许东李朱李迟半飞半
半坤东斗辉西洱文大卫冯建平



中国文学出版社

中南区早市西市
中南区早市西市
中南区早市西市
中南区早市西市
中南区早市西市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受 伤 的 猫 头 鹰

何 锐 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受伤的猫头鹰 / 何锐主编 . —北京 : 中国文学出版社 , 2000.12
(黄果树书系 ·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ISBN 7 - 5071 - 0596 - 2

I . 与 … II . 何 … III . ①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当代 IV . 1247.7

中国图书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015 号

受 伤 的 猫 头 鹰

何 锐 主 编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0

字数 2500 千字 印数 3000 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71 - 0596 - 2/I · 552

(全十册) 总定价： 180.00 元

献给新世纪的花束

何 锐

转瞬间，我们就将跨进新世纪、新千年的门槛，在世纪之交的最后时刻，回顾中国文学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潮汛的及时来临，催动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大变革，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大众文化的勃兴，现代传媒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文学从中心退居边缘，从而回到了自身应有的位置。文学的轰动效应早已风光不再，文学作品广泛的社会反响已逐渐为鲜为人知的圈内影响所取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创作力的萎缩或者作品实际水准的降低。近十年来，文学创作适应社会转型，拓展了新的生长空间，视野更为开阔，形式更加丰繁。文学观念、主题开拓、叙事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异，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文学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的强调，导致文学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疏离，使文学的重心发生了位移，文学有幸成为个体生命活动的一种存在方式，个体生命经验的审美传达，并由此而推衍出它的社会意义和人文精神内涵。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近年来，新的文学现象纷至沓来，作家的审美视角不断调整。就小说而言，其叙述风格和介入现实方式的变化，个性意识和私人话语的扩张，世俗化和民间文化形态的切入，现代性精神建构的不懈尝试，以及后现代语境的大面积覆盖，使世纪之交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

态势。文坛提供的最新信息和中国作家近十年的创作实绩，都是汉语文学总体水平提升的表征。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未来格局中价值和地位的凸显，已成为新世纪的诱人前景。

在推动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学期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发表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推出了大批有活力和潜力的文学新人，而且还常常扮演引领文学潮流的角色。九十年代是编辑与作家平等对话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编辑，开始重新体认自身的价值，他们不甘于为他人作嫁衣，视编辑工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策划能力，成为衡量其水平和成绩的重要尺度。而对刊物的创新策划，通常都有编辑自己的构思、设计和运作方式，但这决非商业化的包装和“炒作”，而是着眼于刊物内在品质的全面提升。这种策划能力的获得，正是基于对文学发展态势的敏锐把握，对新观念、新思路的执着追求和对文学自身规律的尊重，同时也得益于策划者的超前意识、想象力和新的思维方式。只有在总体策划到位的前提下，刊物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具体运作。策划的导向作用首先体现在富于创意的栏目设置上，体现在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作家阵容的展示上，并且贯穿于组稿、选稿、改稿、发稿的全过程。可以认为，对刊物创新的成功策划是编辑创造性精神活动的重要成果。

这套黄果树书系便是《山花》近年来创新策划结出的硕果。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文学期刊正面临困境，步履维艰。已有一些期刊因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被迫停刊，也有不少刊物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办刊宗旨，以迎合市场。而此时，《山花》的改革刚刚起步。为了刊物的生存和发展，《山花》的编辑们不失机宜地转变了观念，毅然选择了一条“依托企业，依靠社会，坚持文学理想、坚守纯文学阵地”的办刊路子。从94年起，《山花》与黄果树集团联姻。黄果树集团以其雄厚的实力

为《山花》输血，帮助《山花》上台阶，上档次。企业的无私支持，使编辑部同仁有了压力和动力。《山花》必须办出水平，办出品位，办出全国性影响，进而办成品牌。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改版后的《山花》迅速作出了新的定位选择，确立了开放、兼容、前卫的办刊立场。开放、兼容、前卫都以文学性为旨归，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刊物的开放性品格必然导致艺术品位的提升，兼容则意味着风格、形式的多样化，而鼓励探索的前卫姿态，又昭示着对艺术创新的提倡。作出这样的定位选择是基于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把握。确立定位选择之后，我们始终把创新策划放在编辑工作的首要位置，把品牌栏目的创立作为重中之重。在栏目设置上，既不能有悖办刊宗旨，又要充分体现刊物的前瞻性特点。凡新开设的栏目，都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如果读者、作者喜欢，该栏目稿源充足，读者反馈信息也多，我们就予以保留，并加大组稿力度，将其办成品牌栏目。“跨世纪十二家”的推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一直认为，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中，即将来临的世纪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在世纪之交脱颖而出的文学新人，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星，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文学期刊编辑，理应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扶持跨世纪文学新人这一战略目标上来。因此改版后的《山花》，一直关注文学新人，特别是那些富于活力、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文坛新锐。在栏目设置上，我们特意向跨世纪一代作家倾斜。先期推出的“跨世纪星群”相继发表了三十多名六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文学新人，其中有的作家就是从《山花》走向全国的。这个栏目持续了三年之久，仍受到欢迎，我们索性向国内文学界知名人发出选票，通过投票方式从三十七位作家中遴选出十二家新锐，在“跨世纪十二家”中再度隆重推出。这个栏目刚一问世，就被某家出版社看中

了，当即预约结集出版。后来另外一家出版社编辑发现，《山花》的好些栏目都颇有特色，适合出书。比如“自由撰稿人”，专门刊登属于文坛新现象的自由撰稿人的小说作品以及描述其生存状态的背景文字。自由撰稿人这类职业写手已严格区别于在体制运行下的专业作家。对这些写作个体户而言，创作已成为他们生存的第一需要，他们没有理由不全身心地投入。他们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读者的关注。还有“文本内外”栏目，同时发表作家的小说作品和关于小说观念的文论、随笔，以便相互参照，加深对作家创作的理解。这同样是读者感到兴趣的。至于“三叶草”这个历久不衰的品牌栏目，同时推出一个作家三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小说、散文、诗歌），有助于多方面展示和挖掘作家的创作才能，不仅为文坛新锐所关注，也受到更大范围内作家的青睐。上述这些栏目的作品在黄果树书系中依次结集成六本书，基本都按原有的面貌展示给读者。还有四本书则是从《山花》改版以来发表的大量作品中筛选出来的中篇和短篇的结集。这些作品分别刊载于“新向度”、“山外山”、“文体实验室”、“小说新视界”、“短篇选萃”等一系列新颖栏目内，作者涵盖老、中、青作家数十名之多。我们尽可能让不同风格、流派、形式的作品在其中都有一席之地。先锋的、传统的、写实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不拘一格。这样做，有助于扩大文学的话语空间，使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量和审美选择的余地。

黄果树书系是《山花》改版以来佳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其间凝聚着作家们的心血和汗水，我们首先要感激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这套书系，以黄果树命名，是山花向黄果树的倾情回报，没有黄果树集团这棵参天大树的庇荫，“山花”的怒放是难以想象的，在这里我们谨向黄果树集团的集团领导和全体员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还要向出版这套书系的中国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多亏他们的胆识和对美的发现，我们才得以向21世纪献上这样一份厚礼。

目 录

1. 毕飞宇 受伤的猫头鹰
 款款而行
 写字
24. 朱 文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
 磅、盎司和肉
57. 刁 斗 讯问笔录
100. 迟子建 朋友们来看雪吧
 银盘
131. 韩 东 我的一天
 敲门
152. 李 冯 中国故事
 牛郎

177. 李大卫 少年英雄传，或假装我身怀绝技
采访
203. 李 洱 鬼子进村
246. 东 西 跟踪高动
离开
267. 许 辉 游览北京
十月一日的圆明园和颐和园
284. 徐 坤 遭遇爱情
狗日的足球
319. 鲁 羊 青花小匙
如梦令

受伤的猫头鹰

毕飞宇

时值正午，那只猫头鹰出现在我们村的上空。磨房里劳作的人们很快注意到地面移动的阴影了。磨房的四周晒满粉丝，粉丝在正午阳光下发出半透明的银光，整个村子都映得一片皎白。猫头鹰的阴影盘旋在粉丝上，相当显眼，格外引人注目。人们抬起头，看到了猫头鹰。没有人认识这只庞然大物，后来猫头鹰俯冲下来了，栖息在一棵苦楝树上。猫头鹰的俯冲带了一股侵略性，威严、阴森，但是无声无息。人们放下手里的活，十分清晰地看到了猫头鹰：它既是一只会飞的猫，也是一只长了兽面的鸟，看完了猫头鹰人们就面面相觑，他们瞳孔的深处都出现了一块大阴影，长了翅膀，以鸟的姿态滑翔并且盘旋。

第二天得知，这只猫头鹰受伤了。它的左肩有多处鸟铳子枪伤。这只猫头鹰来到我们村时已经精疲力尽了。它栖息在那株苦楝树上。怎么赶它都不走。它就那样静坐在苦楝树的枝头，睁大了猫眼，冷冷地打量，以猫的表情看着全村老少在恐惧中鼠窜。村里人很快就受不了了。没有人能够承担受伤者的沉默。后来村支书兼民兵排长取出了他的步枪。这位残废军人只有一只眼，他的另一只眼睛留在了部队。民兵排长在第二天上午端起了枪，他闭起那只并不存在的眼睛，寻找“十环”那个中心，他用独眼和准星作为两个基本点，

使中心与基本点构成了“三点一线”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建立的霎那他扣动了板机。“叭”的一声，猫头鹰溅起了满身羽毛。它的羽毛喷涌飞扬，像自己为自己撒播的纸钱。人们看见了漫天纷飞的羽毛，反而忽略了地上的那滩血。血汹涌在砖头的缝隙里。血沿着缝隙四处流淌，使砖头四周呈现出鲜红勾勒。

这个秋季我们村的收成不错，最丰收的首推红薯。红薯推满了打谷场，真的像一座山。那些日子里小猪与母猪过上了好日子，它们整天卧在竹圈里，安闲地嚼那些红薯。我们村养了很多猪，猪的数量差不多等同于人的数量。那些猪望着成堆的红薯，脸上的表情一个个欣欣向荣。但我们村的头脑们很伤脑筋，这样多的红薯怎么说也是灾难，民兵排长忧郁地盯着红薯，一只眼看到的其实和两只眼看到的一样多。村里专门召开了诸葛亮会，会议作出了决议，把村里的红薯加工成粉丝。这个决议得到了村民的支持。人们把红薯一筐一筐抬进磨房，去皮，磨碎，提了淀粉，然后制成白色粉丝。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魔术，粉条就那么从红薯里抽出来了，绵延不绝。打谷场的四周，巷头巷尾乃至养猪场的旁边都让粉丝挂满了。那些粉丝成了风景。村子里银光闪烁，到处洋溢出非人间气息。大人孩子都快成鱼了，在白色海藻间鱼翔浅底。人们忙得很起劲，在白花花的世界里仿佛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喜丧。

猫头鹰就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了。它那种不吉祥的样子给人们带来了灾难方面的想像力。它中止了人们对粉丝的激情，中止了粉丝构成的白色童话。人们对粉丝的剔透、光洁与晶莹失去了兴趣，说到底它只是红薯，也可以称着山芋或地瓜。在这个只有麻雀、燕子、喜鹊、鹁鸪的村庄里，猫头鹰的出现绝对不是好兆头，道理很简单，没有人见过它。对

没有见过的东西多加警惕，多加防范，多加小心，总是不会错。人们围在苦楝树下，静静地与猫头鹰对视。猫头鹰的表情像猫，它绝对会给村子带来厄运的，它的表情在那儿。古人早就说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说得很明白了。

整个傍晚村子里没有声音。人们用眼睛四处打听、寻问。在可能出现的大祸来临之前，人们的眼睛活灵活现，能够捕捉任何苗头，再把它们播送出去。人们学会了这一做法，使眼睛成了宣传工具，整个黄昏只有磨房的公驴大叫了几声，别的什么也没有发生。人们预感到夜里要出事。人们最放心不下的正是这一点。天黑下来，人们早早关上了门窗，外面只有大片悬挂的粉丝和那只猫头鹰。现在它们也呈现出夜的颜色。

但夜里人们并没有睡。所有黑色的窗口都有一双黑眼睛。人们在黑夜里蹑手蹑脚，严密地注视猫头鹰。猫头鹰的瞳孔由白天里的直线变成了圆，它双目炯炯，目光如电，放射出严厉骇人的绿光。猫头鹰是白昼与黑夜的双栖动物，它静坐在苦楝树上，它的目光无所不能无微不至，它使人们的蹑手蹑脚最终成为掩耳盗铃。村里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苦楝树上的绿光，人们想象中的粉丝也一根根发绿了。这个夜无声无息，充满张力，洋溢着危险性，即使磨房里的公驴也没有再说什么。

其实日子很平常。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初升的太阳还是那样鲜红。朝霞满天。朝霞映照在村里的粉丝上，大片大片的粉丝被照得多彩绚烂，发出天上的光，但粉丝没有能够消解深夜的恐惧，人们走到磨房，悄悄议论起夜里的事。

人们的谈话当然从猫头鹰眼里的绿光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看见那两道绿光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很不放心地问，不会出什么事吧？男人们就一起沉默，一个中年男子回答说，谁

知道呢，那个女人随即宽慰自己说，说不定也没事的。中年男人还是说，不知道，谁知道呢，这样的对话一正一反，加在一起等于什么也没说。一位老者似乎找到了事态的根由，他原就不赞成村里做粉丝的。老者说，满村子都白花花的，像死了祖宗八代，还能有什么好，他的说法立即遭到了年轻人的反对，年轻人说，这不关粉丝的事。老者很不服气，老者大声反诘说，不关事，那东西怎么飞到我们村里来了？年轻人没有说出话来。这时候有人调解说，不要吵了，眼下最关键的是想一想，下面的事怎么弄。这句话得到了一位和事佬的支持。和事佬一开口就是谚语，谚语实际上也正是和事佬的专题格言。和事佬说，没有不散的席，没有不飞的鸟，别理它，它自己会飞走。但事态的要紧关头和事佬的话受到了顶撞。顶撞者说，谁说那东西是鸟：谁敢保证那东西一定是鸟？

这句话使磨房的气氛愈加紧张了。谁也不能保证那东西是鸟。谁也不能保证，事态的要紧关头谁也不会担保什么。当然，在事态平稳之后，和事佬会这样补充：我早就说过，那东西是鸟，它不是鸟还能是什么？然后，顶撞者会用另一句谚语表达自己对和事佬的敬意，顶撞者会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真的是这样。

但事态没有平稳，猫头鹰依然静坐在苦楝树上。太阳都已经升高了。太阳的样子也像一张猫脸。

不久之后事态进一步恶化了。恶化的缘头是一只老鼠。在红薯与粉丝富足的村庄里，田鼠从野外走进了村庄。田鼠的活动也从黑夜漫延到了白昼。一只巨大的田鼠公然走到磨房旁边的巷口了，许多人看见了这只田鼠。这只田鼠气宇轩昂，它的从容步态完全背离了鼠类，像一只猫。它的样子激怒了所有的人，但人们无可奈何。人们明白一个常识，所有的人对老鼠的追逐都将是一场徒劳。然而这时候人们听到了

哨音。是俯冲的哨音，人们抬起头看见一双硕健修长的翅膀从天而降，冲向那只田鼠。人们看见了翅膀上张开的羽毛，灰色，带了褐色斑点。那双翅膀随即又飞向高空，像一个闪电，迅雷不及掩耳。人们回过头，猫头鹰在原来的地方又坐稳了。它的尖喙叨了一只硕鼠。人们看见猫头鹰把那只肥硕的田鼠抛向了高处，随后接住。人们看见猫头鹰把那只田鼠整吞下去了。没有咀嚼。整个过程鲜活而又困厄，所有的眼睛目睹了这一实况。人们在苦楝树下一起凝神屏息，心惊肉跳。

村民们知道事情闹大了。一件应当由猫做的事情被猫头鹰做了，事态的严峻就在这儿。事态的复杂和危险也在这儿，几个人立即跑到支书兼民兵排长的家里，通报了事态的最新变化。民兵排长正在吸旱烟，旱烟锅和他的独眼一样若有所思。民兵排长吐出一口烟，镇静地说：

知道了。

人们看见他的独眼和旱烟锅一样升起了一缕青烟。

有人说，怎么办？

民兵排长说，你们去磨房做工，不要乱。最要紧的是镇定，不就是有个东西坐在那儿么？

敏锐的人立即看出了，民兵排长的独眼不是旱烟锅，是那只蓝幽幽的步枪枪口。吸烟只是射击前的预备仪式。

民兵排长赶走了那些胆小鬼。他放下旱烟锅，从老婆马桶的背后取出了那支老式步枪。民兵排长端了枪，从枪管里挤出牛油，用擦管擦了又擦。民兵排长把枪管对准太阳，枪管亮堂堂的，新的一样。许多美丽干净的螺纹一圈一圈转出去，枪管被错觉拉长了，一直延伸到天上去。民兵排长从床下拿出子弹，这是他退伍之前顺带回来的。民兵排长把铜壳子弹压进去，想了想，真是杀鸡用了牛刀。就这么一点小

事，他们就慌成这样了。要不是担心他们误了上工做粉丝，民兵排长绝对不肯浪费这颗子弹的。民兵排长端了枪，走到了巷口。许多人看见民兵排长趴在墙角瞄准的样子了。人们兴高采烈，于惊恐之中企盼那声枪响早点来临。

民兵排长闭起了他的废眼。然后，扣动板机，枪声响了。猫头鹰的故事到此结束。

最早对枪声作出反映的是那只田鼠。猫头鹰的身上被子弹穿了一个大窟窿。田鼠找到了这只窟窿。它和猫头鹰的血一同飞窜出来。人们看见一只鲜红的田鼠从猫头鹰的尸体中逃出来了。它慌不择路，一路上留下了它的鲜红爪印。没有一只猫敢碰它。事实上，没有一只猫能够认出这只鲜红的田鼠到底是什么。

枪声同样得到了磨房里的驴以及猪圈里群猪的注意。它们被枪声吓坏了。枪声给它们带来了负面激情，它们大声尖叫，四路奔跑，没有人能够挡得住。打谷场与村里雪白的粉丝被它们撞翻了。粉丝遍地狼籍。粉丝挂在它们的身上，满村子都有雪白的动物撒腿狂奔。粉丝倾刻间成了最纷乱的风景，粉丝有了生命，在道路上狂飞乱舞。枪声给粉丝带来了这样的后遗症，或节节断裂，或纷乱如麻。

款款而行

毕飞宇

阿鸡发了。他的目光在那儿。只有“发了”你的目光才能那样松散，目中无物，目中无人，看什么东西都是视而不见的样子。阿鸡说话的时候眼珠子显得很懒，但是移动，一会儿很缓慢地从左移向右，一会儿又很缓慢地从右移向左。天地良心，阿鸡的眼睛不算好看，但是他的目光里头有钱。他的目光使他像一个伟人。十年不见，阿鸡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伟人了。

我不知道阿鸡是怎么找到我的，我们在我家的客厅里十分隆重地见面了。阿鸡走上来，伸出了他的大手，这时候他身后的小伙子咔嚓一下摁下了相机。小伙子是他司机，有时候也兼做摄影师或别的什么。握完了手阿鸡便笑，“嘿嘿嘿嘿”就是四下，后来我才知道，阿鸡每一次都是这样笑的，“嘿嘿嘿嘿”，一下不多，一下不少。

笑完了阿鸡便慢腾腾地说：“我操。”

阿鸡说“我操”可能就是通常人说“你好”的意思。

所以我也很有派头地说：“我操。”

“操”完了，阿鸡便坐下了。他陷在沙发里头，半坐半躺。等坐姿舒服了，阿鸡开始掏香烟，是极品云烟。阿鸡每掏一次香烟顺手便往我的面前扔一根，不管我抽还是不抽。阿鸡说：“你小子还那样。”阿鸡一口气吸了五根香烟，他总是用一根香烟的屁股去对另一根烟的火，对完了他就很深